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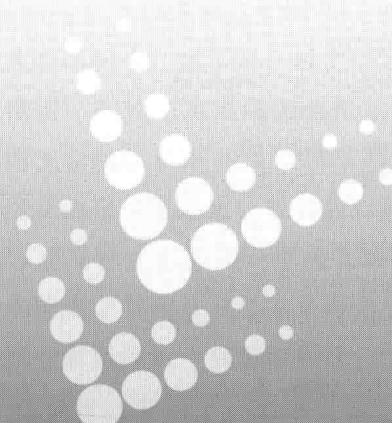
韩礼德的新马克思主义 语言研究取向

何远秀 著



韩礼德的新马克思主义 语言研究取向

何远秀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韩礼德的新马克思主义语言研究取向 / 何远秀著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9

ISBN 978 - 7 - 5161 - 8918 - 4

I. ①韩… II. ①何… III.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哲学—
研究 IV.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17923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孔继萍
责任校对 刘娟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4.25
插 页 2
字 数 231 千字
定 价 5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我在与韩礼德的接触过程中，曾听到他说自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观和方法论来研究语言的。我当时就想，这是一个可以深入研究，而且对系统功能语言学在中国发展有极大推动作用的课题。后来听说我在西南大学的学生杨炳钧教授正指导着何远秀在做这个课题，感到非常高兴，也很钦佩他们的学术眼光和选题。前几天何远秀博士给我邮来书稿《韩礼德的新马克思主义语言研究取向》，并希望我能写几句话，我欣然接受。

我与作者何远秀的交往始于何时，是怎样开始的，我已记不清楚了。记得的是近年来我发现她参加学术会议很积极，印象较深的一次是2013年7月中山大学召开的第40届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大会。她给我的印象是踏实、勤奋，对学术有一种执着的追求。据了解，她曾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做过高级访问学者，师从刘润清、王克非和吴青等教授从事语言哲学、语言学与翻译理论研究。在西南大学师从杨炳钧教授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她一直很关注韩礼德的马克思主义语言研究思想，曾先后对韩礼德、马丁等人进行过专题采访。采访内容涉及韩礼德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形成，他早期的语言研究活动，系统功能语言学与马克思主义语言学之间的学理关系，以及韩礼德和马丁对中国学者研究这一思想的看法，等等。作者在采访的基础之上，参阅其他一些学者（如马丁、卫真道等）对韩礼德和韩茹凯的相关专题采访，并结合系统功能语言学尤其是韩礼德的相关著述的文献分析，对韩礼德的马克思主义语言研究思想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形成了一些学术成果。

我们知道，韩礼德在不少场合都强调他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研究思想和方法研究语言的，20世纪50年代他加入了英国共产党语言学小组的

目的就是要发展马克思主义语言学。但韩礼德的马克思主义语言研究观是如何形成的？他的语言研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语言观之间的学理渊源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如何形成的？他的马克思主义语言研究取向体现在哪些方面？这一系列问题都值得学界深思和研究。

翻开此书，经过研读，这些问题在该书中都得到了较为深刻的阐释。该书作者通过专题采访、文献追踪和梳理，解析了韩礼德早期的语言学习经历和语言研究活动，阐释了韩礼德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形成路径。研究发现，韩礼德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形成源于四个方面：一是来源于中国罗常培和王力的语言研究思想；二是来源于弗斯的语言研究思想；三是来源于苏联语言学家的语言研究思想；四是来源于布拉格学派和哥本哈根学派的语言研究思想。这一研究发现证实了韩礼德本人的有关观点（Halliday, 2015）。同时，作者发现这四个方面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在来中国学习汉语之前，韩礼德在伦敦的汉语培训班中，与具有马克思主义左翼倾向的约翰·德里·钦纳里（J. D. Chinnery）结下深厚的友谊。韩礼德在与钦纳里共同探讨共产主义世界观的交往过程中，逐渐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产生了兴趣。来到中国以后，师从王力和罗常培，当时的中国语言学界深受苏联语言学流派思想的影响。回到伦敦后，想师从弗斯也并非事出偶然。在跟随王力学习的过程中，韩礼德从王力那里了解到了弗斯的思想，在韩礼德看来弗斯的语言观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观（参见 Martin, 2013: 118）。弗斯所著的《个性与社会中的语言》一文对他影响极大。于是，韩礼德便萌生了师从弗斯的想法。我们知道，弗斯的语言思想深受布拉格学派的影响，而布拉格学派深受列宁格勒学派的影响。在书中，作者不仅追踪了韩礼德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形成路径和思想来源，对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体现也做了深入研究。

作者并没有止于对韩礼德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形成、理论渊源以及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体现等方面的探讨，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从语言哲学的几个核心命题入手，以其他语言学流派，特别是结构主义和形式主义语言学流派对这些语言哲学命题的解读为参照，审视韩礼德对这几个基本命题的相关看法，揭示了韩礼德的马克思主义语言研究取向。具体来讲，从语言的发生论解读韩礼德的历史唯物主义语言观；从语言与社会的关系以及语言的本质属性审视韩礼德的语言社会构建观和社会本质属性观；从韩

礼德的语言研究方法研究了他的实践辩证法思想。

我国语言学界一直存在着基础理论研究弱于应用研究的状况，作者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了一些尝试并取得了进展，希望本书的出版能激发语言学研究者对语言学理论形而上思考的兴趣和讨论的热情，深化人们对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根基的认识，拓展对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同时增强学界对新时期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了解和研究。

是为序。

黃国文

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二日

内容概要

新马克思主义语言研究取向在学界指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语言研究者的研究取向，以区别于传统马克思主义语言研究取向。卫真道（Jonathan Webster）和常晨光等国内外学者曾指出，系统功能语言学具有新马克思主义导向；韩礼德本人在晚年也曾指出他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观和研究方法研究语言的，他早年加入英国共产党语言学小组的初衷就是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语言学。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专门论述语言，只是在哲学批判中论及语言问题，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为指导的语言研究者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语言观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发展，形成了实践唯物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语言哲学观。任何一个语言学流派的背后都有一定的语言哲学理念，要审视韩礼德是否具有马克思主义的语言研究取向，我们须从语言哲学关注的几个核心命题去解读。

基于以上背景，本书通过探寻韩礼德的语言观形成之路，从语言哲学研究的几个核心命题入手来探究韩礼德的有关语言研究取向；同时以其他语言学流派，特别是结构主义和形式主义语言学流派对这些语言哲学命题的解读为参照，揭示韩礼德的新马克思主义语言研究取向。具体来讲，从语义发生论解读韩礼德的历史唯物主义语言观研究取向，从语言的本质属性以及语言与社会的关系考察韩礼德的语言本质观和语言对社会的建构主义语言研究取向，从韩礼德的语言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梳理他的实践辩证法语言研究取向。研究表明，韩礼德的语言观体现了新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观导向，是对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传承和发展。

首先，传承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学理上的传承；二是实践唯物主义语言哲学观的传承。学理上的传承体现在韩礼德和马克思主义语言研

究者在研究对象和研究路径方面取向相同。与结构主义和形式主义语言观不同，马克思主义语言研究者和韩礼德秉承了起源于两千多年前的人类学和文化学的研究传统，视语言为资源而非规则，不把语言当成封闭的自治的语言形式系统，而是当成开放的非自治的系统，注重语言的社会性和互动性，强调人在语言使用过程中的能动性。因此，超语言学观、功能思想和语境思想是韩礼德和马克思主义语言学者共同关心的话题。学理上的传承还体现在马克思主义语言研究者和韩礼德都采取了实践唯物主义和实践辩证法的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二者都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实践出发研究语言的起源和发展、语言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具体来讲，韩礼德有关语言起源和发展的观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有关语言、意义与社会的观点，体现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反映论和新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建构思想；而韩礼德注重语言研究的总体性原则、互补原则和理论联系实践的原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辩证法思想。总之，韩礼德和马克思主义语言研究者有着相同的学理渊源，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语言观的传承。

其次，韩礼德对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发展体现在一些具体的语言研究领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语义发生学角度看，马克思主义语言研究者结合人类历史发展和达尔文进化论从种系发生和个体发生两个维度对语言的发生和发展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其深度远不及韩礼德借助神经达尔文主义和贝尔法则对个体发生、种系发生的研究。不仅如此，韩礼德还从语篇发生的角度阐释了语篇的生成能力，并从三个方面的内在联系揭示了语言演化的内在动因，从人类语言的认知能力揭示了语言演化的运行机制。可见，韩礼德的语义发生论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语言起源和发展相关论述的有力补充。第二，在语言、意义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语言研究者强调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却缺乏语义构建的相关论述。韩礼德在吸收层次、语境和建构等观念的基础上，阐述了语言与社会文化之间的衔接机制，为语言对社会经验的构建从整体上搭建了一个语境模型，以概念基块如何构建经验意义为例，令人信服地阐释了语言对社会的建构思想，在语义资源如何构建主客观世界方面做出了积极探索。第三，韩礼德对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发展体现在具体语言研究方法上的探索。我们知道，从研究方法上讲，实践辩证法总体性研究思想和方法是对索绪尔

基于对立和差别二元论辩证思想的一种超越。但是，马克思主义语言研究者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有所欠缺。韩礼德站在一个语言学家的立场，对具体语言研究提出了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总体性研究方法。

韩礼德对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发展体现了新马克思主义的语言研究取向。这种取向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关于语言与世界和思维的关系问题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把语言看作一种第二层面的现象（second phenomenon），而韩礼德则将语言看作物质过程和符号过程彼此影响的产物，语言符号不仅仅是被动地反映现实，而是积极地建构现实。他赞同沃尔夫的语言相对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建构论思想。第二，在研究方法论上，与恩格斯基于三大自然规律所创建的自然辩证法不同，韩礼德采用了马克思的总体性辩证法研究思想，体现了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语言研究思想。

总之，系统功能语言学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语言观中的核心内容，赞同唯物的语言起源和发展观、辩证的研究方法论、语言的社会属性和工具论等马克思主义关于语言的核心论点。但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不是简单地继承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而是在吸收语言学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学。韩礼德研究语言的历史观、唯物观、社会实践观和辩证观，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石。韩礼德的语言研究取向必将为语言学研究注入更多动力。

目 录

| | |
|----------------------------|------|
| 第一章 引论 | (1)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1)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 | (3) |
| 第三节 研究路径 | (5) |
| 第四节 研究目的 | (6) |
| 第五节 结构框架 | (7) |
| | |
| 第二章 研究概述 | (9)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语言观 | (9) |
| 一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论语言 | (9) |
| 二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语言观内涵 | (12)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研究现状 | (15) |
| 一 马克思主义语言理论与我国语言学的发展 | (16) |
| (一)介绍引进和学习阶段 | (16) |
| (二)应用和研究阶段 | (19) |
| 二 西方马克思主义语言观 | (22) |
| (一)近现代的继承与发展阶段 | (22) |
| (二)当代阐释与研究阶段 | (28) |
| 第三节 韩礼德的语言观研究现状 | (30) |
| 一 韩礼德的语言观研究 | (30) |
| 二 韩礼德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研究 | (33) |
| 第四节 小结 | (34) |

| | |
|--|------|
| 第三章 韩礼德与新马克思主义语言研究 | (36) |
| 第一节 引言 | (36) |
| 第二节 韩礼德的马克思主义情结 | (38) |
| 一 韩礼德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形成 | (38) |
| 二 韩礼德的新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研究之路 | (40) |
| 三 韩礼德的新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来源 | (42)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在韩礼德语言观中的体现 | (45) |
| 一 韩礼德的超语言学观 | (47) |
| (一)语言符号的社会性与语境论思想 | (48) |
| (二)语言符号的评价性与评价理论 | (51) |
| (三)语言符号的历史性与语义发生论 | (53) |
| (四)语言符号的对话性与交换理论 | (54) |
| 二 韩礼德的语言功能观 | (56) |
| 三 韩礼德的整体性语言研究观 | (59) |
| 第四节 小结 | (62) |
| 第四章 语言的起源和发展:韩礼德的历史唯物主义语言观 研究取向 | (64) |
| 第一节 引言 | (64) |
| 第二节 唯心论与唯物论语言起源观 | (65) |
| 一 唯心论语言起源观 | (66) |
| 二 唯物论语言起源观 | (68) |
| (一)朴素唯物主义语言起源观 | (68) |
| (二)实践唯物主义语言起源观 | (73) |
| 第三节 韩礼德关于语言起源的唯物论思想 | (79) |
| 一 语言起源于意识的唯物论思想 | (79) |
| 二 语言起源于需要和人际互动的唯物论思想 | (81) |
| 第四节 韩礼德关于语言发展的演化思想 | (85) |
| 一 语言发展的语义演化观 | (85) |
| 二 语言发展的演化原因 | (90) |
| 三 语言发展的演化机制 | (93) |

| | |
|---|--------------|
| 第五节 小结 | (97) |
| | |
| 第五章 语言的本质属性:韩礼德的社会实践观研究取向 | (99) |
| 第一节 引言 | (99) |
| 第二节 语言本质观的相关研究 | (100) |
| 第三节 韩礼德在社会实践论域下的语言本质观 | (105) |
| 一 韩礼德关于语言的社会属性论 | (108) |
| (一)语言使用的社会化过程 | (112) |
| (二)语言使用的功能与语境论思想 | (114) |
| (三)语言产生和使用中的无意识性 | (120) |
| (四)语言使用的工具性 | (122) |
| (五)语言使用的其他社会特性 | (123) |
| 二 韩礼德关于语言的社会实践论 | (127) |
| (一)语言对社会的表征性 | (127) |
| (二)语言对社会的建构性 | (129) |
| 第四节 小结 | (139) |
| | |
| 第六章 语言研究的方法论:韩礼德的实践辩证法研究取向 | (142) |
| 第一节 引言 | (142) |
| 第二节 实践辩证法的发展历程和基本内涵 | (143) |
| 第三节 韩礼德的实践辩证法思想 | (147) |
| 一 语言研究的总体性思想 | (148) |
| (一)研究视角的总体性思想 | (149) |
| (二)相容互补的总体性思想 | (154) |
| 二 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语言实践观 | (163) |
| (一)理论来源于实践 | (166) |
| (二)理论为实践服务 | (168) |
| 第四节 其他语言研究路径和方法 | (171) |
| 第五节 小结 | (172) |

| | |
|------------------------------|--------------|
| 第七章 研究发现及展望 | (175) |
| 第一节 研究发现和结论 | (175) |
| 一 韩礼德对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传承 | (176) |
| 二 韩礼德对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发展 | (177) |
| 第二节 研究启示、不足及展望 | (178) |
| 一 研究启示 | (178) |
| 二 研究不足 | (178) |
| 三 研究展望 | (179) |
| 参考文献 | (180) |
| 附录 | (198) |
| 一 卫真道对韩礼德和韩茹凯的采访录音转写 | (198) |
| 二 韩礼德专题采访 | (200) |
| (一)专题采访活动方案 | (200) |
| (二)专题采访录音转写 | (201) |
| 三 《马克思主义对我语言研究的影响》(译文) | (205) |
| 后记 | (212) |

第一章

引　　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初产生的一股思潮，一般意义上把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当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这一概念并不是中国学者创立的，而是由徐崇温从国外引进的。徐崇温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中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出现在西方，但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地域性的概念，而是一个意识形态概念。”（徐崇温，1982：22—23）就语言研究而言，新马克思主义语言研究取向在学界指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语言研究者的研究取向，以区别于传统马克思主义语言研究取向（刘刚纪，1989）。传统马克思主义语言研究思想曾一度在我国得到重视和发展，但自从20世纪80年代，西方其他语言学流派被陆续介绍引进到我国以来以后，传统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研究一直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新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介绍和研究更是鲜有人涉足。

韩礼德所创立的系统功能语言学被介绍引进到我国三十多年来，学界对其主要语言观、本土化研究和应用研究等做出了不少探索。但总体来看，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应用研究在我国远远多于基础性的理论研究。由于系统功能语言学是以解决语言问题为导向的普通语言学理论，专门回答跟语言打交道的人们（如译者、病理学者、教师等）所提出的问题，用韩礼德的话说，就是“要根据语言的使用来研究语言”（Halliday, 1970/2007：174）。目前，系统功能语言学应用广泛，主要应用在话语分析、法律语言学、教育语言学、翻译研究、临床语言学、人工智能、计算语言学、语言类型学等方面的应用领域。从CNKI数据库收集到的数据看，在

发表的论文和著述中，应用研究远远多于理论研究。这种情况除了固然跟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适用性有关，也跟人文科学研究弊端有关。韩礼德在2011年接受马丁和瑟伯特（P. Thibault）的采访时对中国语言学界的这一弊端提出过批评。一是缺乏理论创新思想，总是喜欢现存的拿来主义。二是喜欢拿来主义的应用，这种应用不是拿来解决实际的语言问题，而是验证性的应用（Martin, 2013: 246—247）。国内不少学者对此也深有同感，系统功能语言学在中国引进和发展三十多年来，我们看不到理论创新，就连基础的理论研究都少得可怜。国内学者已认识到这点，徐盛桓在《语言学研究呼唤理论思维》一文中说：“语言学研究一旦离开了研究主体的理论思维自觉，就会使研究难于避免落入朴素实在论和直观反映论的经验思维的窠臼。”（徐盛桓，2013: 1）

近年，年近九十岁高龄的韩礼德在总结自己一生的语言研究之路时，说：“我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观和研究方法来研究语言的。”^① 2013年，韩礼德在接受克雷斯等人（Cress, Hasan and Martin）的访谈时，也指出：“我一直将马克思主义语言学视为自己追求的长远目标，即致力于在政治语境中研究语言。”（参见 Martin, 2013: 118）2015年，韩礼德撰写了《马克思主义对我语言研究的影响》一文，在该文中我们可以追踪韩礼德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语言观的形成脉络。国外一些学者已认识到系统功能语言学和韩礼德的马克思主义语言研究倾向。例如，马丁（J. R. Martin）等西方语言学家曾指出，系统功能语言学是新马克思主义语言学（Neo-Marxist linguistics）（Martin, 2000）。在马丁看来，韩礼德创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重要初衷和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语言学，把语言及语言学研究放置在社会语境中加以研究，以此来解决现实社会中的语言问题（参见王振华、张庆彬，2013）。卫真道（Webster, 2011）也认为系统功能语言学具有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导向，这种导向性表现在强调语言的社会责任，把语言看作政治工具并把语言看作意义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一些学者（如常晨光，2010；李忠华，2013；何远秀、杨炳钧，2014等）已认识到韩礼德的新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导向

^① 引自卫真道于2013年3月在西南大学讲学时提供的访谈录音，详见附录《卫真道对韩礼德和韩茹凯采访录音转写》。

性，但纵观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发现对韩礼德的新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形成过程、与马克思主义语言观之间的学理渊源以及语言研究取向并没有得到系统的阐释。

鉴于上述缘由，有必要加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创新理论架构，以期加深对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根基的哲理性认识，拓展对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研究路径。

第二节 研究内容

基于上述背景分析，本书在概述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本质内涵以及韩礼德语言观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注重研究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探明韩礼德的语言观与新马克思主义语言观之间的学理渊源，揭示二者之间的学理关系。韩礼德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语言研究者都继承了普罗塔哥拉和柏拉图式的语言研究传统，即从人类学和文化学的角度研究语言。二者因具有相同的语言研究传统，在思想渊源和哲学理据上具有一致性。此外，韩礼德的语言观与新马克思主义语言观之间的渊源关系，还体现在彼此都重视超语言学现象的研究。超语言学观是由巴赫金提出来的。巴赫金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一书中，在批评以浮士勒（K. Vossler, 1872—1949）为代表的个人主观主义和以索绪尔为代表的抽象客观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超语言学观（如体裁理论、语言的评价意义、语言的表情性和指向性）。这些超语言学思想受到了系统功能语言的重视，并在韩礼德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从某种角度讲，韩礼德的语境论思想、人际功能和评价理论都受到巴赫金超语言观的影响。鉴于此，拟从两方面来论述韩礼德的语言观和新马克思主义语言观之间的学理关系：一是从韩礼德和新马克思主义语言研究者之间的研究传统来研究；二是从超语言学思想来研究，详见第三章的第三节。

第二，追溯韩礼德的语言学习和研究历程，论述韩礼德的新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形成过程。首先，韩礼德的新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形成与他的汉语学习经历分不开。韩礼德具有语言学习天赋，小时候就对汉语产生了浓厚兴趣。青年时期，他自愿参加了一项语言培训项

目，开始深入学习汉语。在语言培训班中，韩礼德与后来成为爱丁堡大学的汉学教授约翰·德里·钦纳里（J. D. Chinnery）交往甚密。钦纳里具有明确的马克思主义左翼倾向。在与钦纳里共同探讨共产主义世界观的交往过程中，韩礼德逐渐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产生了兴趣。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印度的汉语教学和学习生活也使他对汉语更加热爱。退役后，经友人介绍，于1947年至1950年来到中国学习汉语，先后师从罗常培和王力教授。在中国学习期间，目睹了新旧中国的变化，这些变化让韩礼德对共产党产生了不少的好感（Halliday, 2015）。在剑桥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建立了“中英友好协会”，加入了英国共产党，在共产主义政治生活中活跃了七八年。在“中英友好协会”中，他有幸结识了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和科学技术史专家乔瑟芬·李约瑟（J. Needham, 1900—1995），两人交往甚密。同时，在韩礼德入党期间，他和马克思主义专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 Hobsbawm）在同一党支部工作。韩礼德的这些求学经历对他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形成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其次，韩礼德的新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形成与他的语言研究经历分不开。韩礼德曾对汉语有过深入研究，1955年完成了用14世纪北方官话译述的《元朝秘史》一文的语言学分析，获得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韩礼德在研究汉语及其他一些非英语语言的基础上，逐渐认识到结构主义和形式主义语言学的弊端，在列宁格勒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布拉格学派和伦敦学派语言学家，以及中国语言学家和美国语言学家（如萨丕尔和博厄斯等）的影响下，开始接受并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语言观指导自己的语言研究，并把发展马克思主义语言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抱负（Martin, 2013; Webster, 2015）。韩礼德参加20世纪50年代初英国共产党语言学小组活动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试图发展马克思主义语言学（Halliday, 1993/2007）。归结起来，我们将从韩礼德的求学和语言研究经历两方面论述韩礼德的新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形成过程，详细内容参见第三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

第三，论证韩礼德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揭示其新马克思主义语言研究取向。在韩礼德半个多世纪的语言研究中，其著述十分丰富，他所创立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也十分庞杂，要梳理其新马克思主义